

外国 ● 作家 ● 文学 ● 书简 ● 丛书



ZUOLA
WENXUESHUJIAN

ZUOLA
WENXUESHUJIAN

左拉 文学书简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

程代熙 主编

左拉文学书简

吴岳添 译



(皖)新登字(04)号

左拉文学书简

吴岳添 译

责任编辑：刘 哲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六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插 页： 2

字 数：283,000

版 次：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65-7/I·1165

定 价：11.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序

程代熙

有人认为，受过基本训练，有资格当文学批评家的，是这样三种人：艺术家本人、哲学家和大学文学教师。在这里首先是艺术家本人，他是优秀艺术的鉴赏者。但他对艺术的理解是直觉的而不是辩证的——他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的确，文学艺术家精通语言，是他们自己艺术作品最好的批评家；最好的诗歌批评家很可能就是诗人。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艺术家们对艺术作品的评论之所以宝贵，就在于他们坚持技术效果，在这方面他们是内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当然是有话可说的。

讲这番话的，是新批评派的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文论家约·克·兰塞姆（J.C.Ransom）。

兰塞姆的这番话，诚然不无偏颇、片面之嫌，从中外古今文学史上拣出几个针对性的反诘的例子，也未必会费去多少心神。但你却不能完全驳倒他。所以最后你还不得不承认他的这席话是很有见地的。

T.S.艾略特是本世纪有数的几个大诗人之一。他也同时是一个见解深刻的文学批评家、新批评派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就不以严密和整一见长。再举一个比他更早一些的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例子。大凡读过他的理论著作《论浪漫派》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活泼的形象性超过了严谨的逻辑性。他那饱含情感的、妙语连珠的笔锋，可以使你为之倾倒；俏皮的嘲讽可以令你为之叫绝，但你最后又不得不为他那遭到了削弱的说服力不胜惋惜。

作家的文学书简比起他们的评论文章和理论著作来，更加专注于个人的直接艺术感受和与个人审美意味息息相关的艺术欣赏；更加专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与追求；更加专注于个人艺术经验的得失和升华；更加关注于他们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及所参与的艺术运动的前途和命运；更加专注于艺术家之间友情的交流与披露……

作家的文学书简不是，至少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公诸于世才写的。这一点，与文学作品就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把作品看成是作家个人生活的不完整的翻版，那么，他们的文学书简就不啻是他们生活的直接写照了。因为这些书信里，作家的内心世界可以不通过作品中常见的那个说话者，而直接地、毫无一点掩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文学书简是作家为自己撰写的一部独特的文学传记；

文学书简是研究作家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文学书简是一座多采多姿的人类艺术文化思想宝库。

正是基于此，我才萌发了编辑一套《外国作家文学书简》的设想。初步计划拟编辑18、19和20世纪30余位外国著名作家的文学书信。就中，不仅有浪漫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家，更有流风各异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书信。

关于这套丛书的设思，首先在一些同行人士中引起了共鸣，例如著名文学翻译家，也是老出版家的辛未艾同志，就对这套丛书的设想很是欣赏，甚至有些责怪我为何不早一点同他打招呼。有的同行尽管工作日程已经相当饱满，还是慨然应允担任翻译。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这套丛书的设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纸蓝图而已。当然，如果没有有胆识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关注，这项不大不小的文化建设工程也就无从落实。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上述同行、翻译家和出版家再申谢忱。

1988年1月14日于北京东郊

目 录

《外国作家文学书简丛书》序	程代熙
致保尔·塞扎纳〔1858年6月14日—1871年7月4日〕	1
致让-巴蒂斯丹·巴伊〔1859年1月23日—1861年6月1日〕	14
致路易·马格里〔1859年6月〕	39
致维克多·雨果〔1860年9月8日〕	41
致路易·阿歇特〔1862年5月20日〕	43
致阿尔丰斯·德·卡罗纳〔1862年9月23日〕	45
致于勒·克拉尔蒂〔1863年6月5日—1868年10月7日〕	46
致瑞里-勒格朗〔1863年7月16日—1864年11月24日〕	48
致皮埃尔-于勒·埃泽尔〔1864年3月30日〕	52
致阿尔贝·拉克卢瓦〔1864年7月2日—1867年9月21日〕	53
致安东尼·瓦拉布莱格〔1864年11月4日—1883年2月7日〕	56
致欧仁·帕兹〔1864年11月6日—1865年1月21日〕	63
致埃德蒙和于勒·龚古尔〔1865年2月3日—1869年1月13日〕	65
致圣伯夫〔1865年6月19日—1868年7月13日〕	70
致阿道尔夫·勒穆瓦纳-蒙蒂尼〔1866年3月29日〕	74
致莱奥波尔德·阿尔诺〔1867年2月27日〕	75
致菲力普·索拉里〔1867年6月6日—1879年11月26日〕	77

致路易·乌尔巴克(1868年1月末—1872年9月9日)·····	79
致马里尤斯·鲁(1868年2月9日—1883年10月10日)·····	87
致爱德华·马奈(1868年4月7日—1880年11月23日)·····	92
致埃德蒙·杜朗蒂(1868年9月17日—1878年3月3日)·····	95
致居斯塔夫·福楼拜(1869年1月10日—1880年2月26日)·····	97
致于勒·米什莱(1869年1月26日)·····	118
致保尔·默里斯(1870年2月7日)·····	119
致埃德蒙·龚古尔(1870年6月23日—1883年12月15日)·····	120
致保尔·阿莱克西(1870年9月21日—1882年12月15日)·····	138
致于勒·勒瓦卢瓦(1872年10月17日)·····	150
致伊凡·屠格涅夫(1873年6月—1883年3月22日)·····	151
致乔治·夏庞蒂埃(1874年3月20日—1880年8月5日)·····	164
致阿尔封斯·都德(1874年11月9日—1882年5月17日)·····	168
致斯特凡·马拉梅(1875年2月1日)·····	174
致米歇尔·斯塔西乌列维奇(1875年5月13日—1881年3月30日)·····	175
致皮奥特尔·波波里金(1876年2月初)·····	191
致阿尔贝·米罗(1876年9月3日—1876年9月9日)·····	194
致路易·布塞·德·富尔科(1876年9月23日—1879年 5月11日)·····	197
致若里-卡尔·于斯曼(1876年12月13日—1883年5月10日)·····	202
致保尔·布尔热(1876年12月24日—1883年11月25日)·····	208
致于勒·瓦莱斯(1876年12月25日—1878年12月23日)·····	212
致莱翁·埃尼克(1877年1月26日—1883年11月25日)·····	217
致伊夫·居约(1877年2月10—1878年1月6日)·····	226
致弗朗西斯·普兰凯特(1877年2月21日)·····	234
致波里卡波·佩特罗西(1877年5月21日)·····	236
致阿纳托尔·法朗士(1877年6月28日)·····	237

致玛格丽特·夏庞蒂埃〔1877年8月21日—1879年11月22日〕	238
致泰奥道尔·杜雷〔1877年9月2日—1883年6月16日〕.....	242
致于勒·奥什〔1878年3月12日〕.....	245
致亚历山大·布蒂克〔1878年5月14日—1883年7月18日〕	246
致亨利·塞亚尔〔1878年7月26日—1883年10月10日〕.....	249
致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1878年7月26日—1881年 2月7日〕.....	268
致莱昂·克拉代尔〔1878年8月2日〕.....	270
致居斯塔夫·弗朗科兰或乔治·拉塞〔1878年8月7日— 1878年11月11日〕.....	271
致让-巴蒂斯特·戈特〔1878年8月17日〕.....	274
致夏尔·马尔蓬和欧内斯特·弗拉马里庸〔1878年9月26日〕	275
致伊波利特·德·维尔梅桑〔1878年12月16日〕.....	276
致阿尔贝·沃尔夫〔1878年12月23日—1879年4月16日〕.....	277
致亨利·夏布里亚〔1879年1月3日—1880年2月26日〕.....	279
致拉乌尔·瓦斯特和乔治·里古亚尔〔1879年1月15日〕.....	282
致马迪尼埃〔1879年1月26日〕.....	284
致居斯塔夫·里韦〔1879年2月12日〕.....	285
致夏尔·马尔蓬〔1879年4月24日—1882年1月12日〕.....	287
致于勒·拉菲特〔1879年5月10日—1880年9月4日〕.....	289
致路易吉·卡普安纳〔1879年5月27日〕.....	299
致玛丽·冯·卡斯泰尔·德·莫朗斯坦姆〔1879年6月24日〕	300
致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1879年8月5日〕.....	301
致费德里科·韦迪诺瓦〔1879年8月5日〕.....	302

致吉娅桑塔·佩扎娜(1879年8月15日)·····	303
致于勒·特鲁巴(1879年9月1日—1881年11月5日)·····	304
致居伊·德·莫泊桑(1879年10月23日—1882年1月2日) ·····	311
致欧仁·布洛(1879年10月26日)·····	314
致雅克·冯·桑泰恩·科尔夫(1880年3月10日)·····	315
致费利西安·尚普索尔(1880年7月30日)·····	316
致安托万·吉耶梅(1880年8月22日—1883年12月30日)·····	317
致弗朗西斯·马涅尔(1880年9月5日—1880年9月16日) ·····	320
致于勒·奥贝尔(1880年10月18日)·····	322
致《人间喜剧》的编辑们(1880年11月1日)·····	323
致卡米叶·夏涅奥(1880年11月5日)·····	325
致乔治·纳尔丹(1880年11月28日)·····	326
致弗雷德里克·朱利安(1880年12月)·····	327
致莫里斯·桑(1880年12月27日)·····	328
致维托里奥·贝塞齐奥(1881年2月2日)·····	329
致奥古斯特·科尔迪埃(1881年3月20日)·····	330
致埃托尔·克西梅纳(1881年4月18日)·····	331
致里诺·费里亚尼(1881年6月3日)·····	332
致埃里·德·西庸(1881年10月22日—1882年2月14日)·····	333
致卡米叶·勒莫尼埃(1881年10月26日)·····	342
致乔治·贝尔茨·德·维拉(1882年5月18日)·····	343
致维托里奥·皮卡(1882年5月20日)·····	344
致弗朗克·特纳(1882年9月4日—1882年11月14日)·····	345
致路易·德斯普雷(1882年9月4日—1882年11月6日)·····	348
致罗德维克·冯·德赛尔(1883年2月6日)·····	350
致约瑟夫·康克托(1883年2月28日)·····	351

致旺达·冯·萨切尔-马索克〔1883年4月16日—1883年4月 25日〕	352
致欧仁·马奈〔1883年5月10日〕	354
致阿尔贝·波尼埃〔1883年9月25日〕	355
编后记	356

致保尔·塞扎纳^①

1

巴黎，1858年6月14日

我亲爱的塞扎纳：

我的回信稍微晚了一点，不过请你相信实在是事情太多，我也不想解释了，以免多费笔墨。天气热得要命，适于游泳。而且由于我的诗兴已消失在神奇的阿波罗发出的火焰之中，今天我就只用散文给你写信了。何况我像雨果先生一样喜欢对照，所以在用诗给你写了封信之后再写一封散文信，这样就只会使你昏昏欲睡而不至于进入梦乡。

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已经跳进又宽又深的塞纳河。可是那儿没有百年的松树，没有可以使葡萄酒变凉的清泉，没有一个想象丰富、谈吐诙谐、妙趣横生的塞扎纳！所以我在心里喊道，让塞纳河见鬼去吧，帕莱特^②池塘和我们在池塘边上绝妙的聚会万岁！

巴黎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古迹和可爱的女人。埃克斯很小，平庸乏味，女人都是……（仁慈的上帝不让我说埃克斯女人的坏话）。但尽管如此，比起巴黎来我还是更喜欢埃克斯。

① 左拉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城度过童年时代，在那里的波旁中学上学。塞扎纳和信中提到的巴伊都是他在中学时的朋友。1858年2月，左拉随外祖父迁居巴黎母亲处，进圣路易中学，放暑假时他又回到埃克斯度假。

② 埃克斯的一个小村庄。

.....

我在这儿看到有那么多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他们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筹，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认为别人都十分愚蠢，我多么希望再见到那些真正有头脑的人，他们在向别人扔石头之前，先要考虑人家会不会向他们扔石头^①。瞧！我现在严肃得异乎寻常。应该原谅我这些平淡无奇的思考：不过你知道，当人开始贴近一点观察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万事开头难，不由自主地成了哲学家。让理性见鬼去吧！欢乐万岁！

.....

我写完了我的喜剧《卒子过河》^②，有1000多行诗。你在假期里必须都看一遍；你会看的。巴伊会看的，你们都会看的。我是无情的人，你说看够了也没用，我还会给你别的诗看。我有大量的台词要给你看。

不过我不会把你当成不讲信义的人。我预先通知你，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创作一部新的《贞女传》^③，好用来加剧我的生活的辛劳。

.....

我在信里就不讲什么了，因为我在写一大堆故事好带到埃克斯去。今天是14日，算来只有两个月了。假期来得并不太快，不过总是越来越近了。向朋友们和你的父母问好，有空的话给我寄一些动人的诗作来。

你的诗作对于我是愉快的消遣。至于我，一段时间里是写不出诗来了。

① 这一段话指左拉不适应巴黎，尤其是圣路易中学的生活。

② 三幕诗剧，手稿已失传。

③ 《贞女传》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让·夏普兰（1595—1674）创作的史诗，分为24章，每章1200行，几乎无法卒读，常被用来比喻拙劣的作品。

2

巴黎，1859年12月30日

.....

你们在干些什么呢？我在这儿挺无聊，因此常常以为你们在那边玩得很高兴。不过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到处都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快乐的事情太少了。所以我同情你们，正如同情我自己一样，并且向老天爷要求一只温柔的鸽子，我是说一个爱我的女人。你不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会笑我的，我就向你说说知心话。你应该知道，米什莱在《爱情》里一开始只写已缔结的婚姻，所以他谈的是夫妇而不是情侣。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则计划要写初生的爱情，并把它导向婚姻。你还无法看到我要做的事是多么困难。写满了300页，几乎还没有情节，这是一种什么都要我来虚构的诗篇，书里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标：爱！而且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除了梦里之外我还从来没有爱过，而别人即使在梦里也从未爱过我！没关系，因为我感到自己有能力承担一种伟大的爱情，我要询问我的心，形成某种美妙的理想，“也许”我能完成自己的计划。无论如何，我要写这本书，而且一定从风和日丽的日子开始。如果我认为它值得出版，我要把它题献给你，因为你可能比我写得更好，你的心比我更年轻、更多情^①。

3

巴黎，1860年1月5日

^① 左拉没有写成这样一本书，但他在自己的小说里确实常常描绘两个年轻人之间初生的爱情，如《卢贡家族的命运》中的米埃特和西尔韦尔。

.....

你说你读了我的连载小说^①。我真担心它像《我的家神》^②那样不好理解。可怜的西尔菲德^③那么多情，人们真应该拔掉她漂亮的翅膀和花冠！应该只把她看成一位平凡的仙女，而我却把她描绘得那么美丽和喜悦。对我来说，是两个情人的灵魂在她身上合而为一，唱着人间6000年来所唱的对爱神的颂歌。唉！我真担心人们不理解这篇小说。

你应该知道我根本不是命运的宠儿，一段时间以来我很痛苦，因为看到我这个20岁的大小伙子还要靠家里负担。所以我决定干点事情来挣我吃的面包。我想至多过15天就到码头仓库的管理处去。你是了解我的，知道我多么热爱自由，会理解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然而我会以为不这样做是大错特错，因为我还会有许多属于我的时间，能够从事我乐于干的事情。我决没有放弃文学——人很难放弃他的梦想，我将尽量缩短这种无疑使我感到重压的职业的时间。我在上一封信里对你说过，生活是一个球，它并不总是按手推的方向滚动，要相信我不会愉快地离开我的书籍和稿纸，去坐在一张椅子上涂抹毫无价值的废纸。我永远是同一个人，永远是任意想象的诗人，你的朋友左拉……

4

巴黎，1860年2月9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给你写信是为了解闷，因为这些日子我忧郁不快，非常悲伤。

① 指《钟情的仙女》。

② 左拉的诗，发表在1859年8月4日的《普罗旺斯报》上。

③ 《钟情的仙女》中仙女的名字。

我垮了，什么也写不出来，甚至不能前进了。想到未来，我看到它如此黑暗，如此黑暗，吓得直往后退。没有财富，没有职业，只有垂头丧气。我不能指望任何人，身边也没有女人和朋友。到处都是漠不关心或者蔑视。这就是我眼望天边时看到的一切，使我如此痛苦的一切。我什么都怀疑，首先怀疑我自己。有些日子我以为丧失了智力，自问我那些骄傲的梦想有什么价值。我没有完成学业，连地道的法语都不会说了，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中学的教育对我毫无用处；一点儿理论，没有任何实践。那怎么办呢？我游移不定，直到晚上还在伤心。现实压迫着我，而我还在梦想。如果我没有家，如果我有一笔微薄的钱供我每日开销，我就隐居到南方的小农舍里去，像隐士那样生活。世界与我无关，有朝一日我到世间去会露出悲伤的面孔。另一方面，我永远成不了百万富翁，金钱于我并不合适。所以我只希望安宁和小小的自在，但这是一个梦，我看到自己面前只有斗争，或者不如说是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不知道往哪里去，只是恐惧地迈脚步，知道我要走的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5

巴黎，1860年4月16日

……

我想到了我们的婚姻，我们自己的婚姻。谁知道命运会不会为我们保留一份好运气？她会美人还是丑妇呢？善良还是凶恶呢？可惜仁慈和美貌并不总是成正比的。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能交上好运。因为在仔细掂量和审视之后，我相信幸福也像在别处那样存在于婚姻之中……

我的新生活非常单调^①。我9点钟到办公室去，直到下午4

^① 这时左拉已到码头仓库管理处担任职员。

点都在登记报关单，登录信件，等等，等等；或者空一点的时候我看看报纸，打打呵欠，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等等，等等。实在可悲。不过一下班，我就像一只湿透的鸟儿那样抖抖身子，点燃烟斗，呼吸空气，活了起来。头脑里滚动着长长的诗篇，长长的剧本，长长的小说，我等着到夏天再让我的激情任意奔放。愿上帝发发善心！我想发表一本诗集并题献给你。

.....

6

巴黎，1860年4月26日

.....

现在我要更加大胆地谈谈绘画问题。

我至多只能分清黑白两种颜色，所以当我看一幅画的时候，显然不能对画笔的功夫加以评论。我只能说对画题是否中意，整个画面是否会使我想起某种善良和崇高的东西，构图中是否流露出对美的热爱。总之，我对绘画本身并不关心，我是在谈艺术，谈主宰作品的思想。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所谓的绘画爱好者在画室里掌握了几个技术术语，便厚着脸皮鹦鹉学舌，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惊叹更使我感到可怜的了。你和我相反，你明白要按自己的想象在画布上安排色彩是多么困难，我理解你在看一幅画时，你很关心绘画本身，为某一笔的画法、为一块成功的色彩等等所陶醉。这是很自然的，你头脑里有思想，有火花，你是在寻求你没有的形式，在碰到它的地方真诚地欣赏它。但是要注意，这种形式不是一切，无论你怎么辩解，你都应该把思想放在形式之前。我再解释一下：对你来说，一幅画不应该仅仅是研碎后放在画布上的颜料，你不应该总是研究通过什么技巧和运用什么色彩来获得效果，而是应该看到整体，思考作品是否理应如此，艺术

家是否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庸人看来，粗劣的画和杰作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用白色、红色等等颜色，都用笔画，都有画布和画框。区别只在于某种无名的东西，只有靠思想、审美观才能揭示出来。尤其应该发现和欣赏的，正是这某种东西，这种对捉摸不定的事物的艺术感。……

7

巴黎，1860年6月13日

我亲爱的保尔：

有一天在明媚的早晨，我在远离巴黎的地方迷了路，是在三、四里^①远的田野里。你不喜欢矢车菊吗，这些在麦田里闪光的星星，这些美得如此动人的花朵？可惜，诗人们已经把鲜花用得太滥了……

半个月来我经受了一次最柏拉图式的爱情。一位年轻姑娘，我附近的一个卖花女，一天两次从我窗下经过，早晨是6点半，晚上是8点钟。她是个小个儿的金发女孩，娇小可爱，妩媚动人，纤小的手、纤小的脚，像个最可亲的缝纫女工。她快要经过的时候，我总是倚在窗前。她来了，抬起眼睛，我们对视一下，甚至互相微笑，就这些。这是不是疯狂，我的上帝！这样去爱一个卖花女、巴黎心肠最好的美人！不跟随她，不和她说话！你要我对你说出来的话，这就是懒惰加梦想。这样去爱最省力了，我抽着烟斗等着她，我爱慕的人。然后就是一切美好的梦想！由于不认识她，我就能赋予她无数优良的品质，设想出无数狂热的艳遇，通过我想象的棱镜去看她、听她说话……

^① “里”，法国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相当于现在的4公里。